

# 我的故乡西海岸

□韩松礼

我是青岛人。我的故乡，在与青岛一湾海水之隔的西岸——辛安街道西的一个小山村。我孩童的记忆里，每年春节都会跟随父亲回老家。

天不亮，就动身。从小港码头乘坐客货轮船，到大海对面红石崖一个叫“大石头”的码头下船。有时潮水低浅，货轮不能直接靠岸，船上的客人只能通过一只舢板摆渡。从轮船到舢板有高低落差，为方便客人下船，船工会在货轮与舢板之间，搭一块木板，看着木板下晃动的海水，年纪小小的我总会退步不前。幸而有父亲的鼓励，有船工大叔的辅佐，才没有像担心的那样掉到海水里。上了岸，走过一条蜿蜒的上坡路，父亲就朝西面一指说，走，我们回家。

于是，我就跟在父亲身后开始了二十多里路的漫长步行。那时没有公交车，马路就是沙土路，宽宽窄窄的，路途

中会经过大大小小的村庄。农村的气息让我这城里娃充满好奇，拽着父亲问这问那。当时，我尚年幼，走得累了，就扯着父亲的衣角借力，再累就央求停下来歇息片刻。那时觉得这路真长啊，怎么也走不完。爷俩走到家，总是日落西暮。

随着老家骨亲的逝去，故乡，我已多年不曾回归。

再次踏上故乡路，是因为文学。许是对这片故土的眷恋，我参加了家乡文学社组织的许多文学活动，参观了琅琊台酒业集团和金沙湾啤酒城，嗅着浓郁诱人的酒香，我醉了，为家乡有这样的美酒而陶醉。我还曾徜徉在西海岸的数条大道，看着一幢幢透露着现代化气息的高楼大厦，错落有致地矗立在家乡的土地上，让人不禁感慨：那些几十年前我所熟悉的小小村落，都去了哪里？夜间的西海岸更加迷人，马路两旁各种

造型的灯箱五颜六色，高楼上的霓虹灯闪闪烁烁，让整座城市变成灯火通明的不夜城。我不由得再次感慨：这个叫做西海岸的地方，已然是一个出落得亭亭玉立的青春女子，她伫立在即将腾飞的大青岛的前沿，热情地迎接着五洲四海的朋友嘉宾。我骄傲，这是我的故乡。

当然，我最开心的是，现在到西海岸来，已经可以有多种选择：有可以载车的轮渡，有可以驱车观景的跨海大桥，更有我喜欢的隧道公交车。不久的将来，连接东西两岸的地铁又要开通，那样更方便更快捷。忽然想起童年故乡路，我得徒步长行，竟是那么遥远，就像一个梦。而今的西海岸，是一座青春洋溢的新城。我愿意叫上家人，搭乘方便交通工具，常来走走看看我这一日千里的故乡。西海岸，我的故乡啊，你已经变了模样。

## 庆祝建党百年组诗

□杨义民

### 七律·开国大典

狮舞龙盘彩袖挥，人潮旗海鲜花围。  
 一腔开国云天响，千曲欢歌大地飞。  
 巡礼层台观客满，阅兵方阵见军威。  
 和平群鸽凌空起，六亿神州浴日辉。

### 七律·祖国怀抱

五星闪烁耀旗红，游子扬眉礼炮鸣。  
 旺角街头舒彩袖，路凶海域亮龙灯。  
 今朝雪耻西夷辱，百载回归港澳兴。  
 花映明珠齐吐艳，一国两制共升平。

### 七律·圆梦小康

荒路修平故里昌，柴门雕饰引游商。  
 脱贫精准宜村订，致富攻坚入户帮。  
 绿水腾波肥僻地，青山封树掩康庄。  
 初心不负人民愿，圆梦中华世界强。

## 雨中，等待一封信

□崔均鸣

雨，在昨日的旧梦里开始下！  
 我的等待，早早地站在  
 你酣声如雷的铁屋外  
 像一只痴情蹲守的石化麒麟  
 回首远望这阴沉沉的天  
 你的信还在路上  
 一位老人离世的消息却突然抵达  
 这当然让我悲怆万分  
 匆忙翻找出当年的一摞旧文  
 在那些渐渐霉变的文字中  
 重新感受他当年意气风发的模样  
 还有，我也曾经拥有过的  
 一些支离破碎的畅想  
 那些随风而去的  
 岂止是年轻的岁月  
 那些任雨打湿的  
 岂止是泛黄的记忆  
 亲爱的 此时此刻  
 可曾知——  
 我在痴痴地等待  
 你寄自远方的信啊

雨，在昏天黑地的白日里一直下！  
 我的等待，还在这里坚守  
 几乎所有人的沉默  
 也像石化的麒麟  
 伤痕累累地匍匐在脚下  
 它的口中吐出三卷宏文  
 足够我们一生来读  
 但是，我依然喜欢你那熟悉的字体  
 漂亮，如同你年轻时的风采  
 干净，恰似你不变的柔情  
 亲爱的 此情此景  
 你可曾知——  
 你所写下的那些滚烫的文字  
 还在路上啊，在路上！

有人说，雨天是怀旧的  
 有人说，雨天是缠绵的  
 也有人说，雨天是秉烛夜读的最佳时机  
 而我，雨天却在等待一封信  
 它在太平洋上空已经漂泊了许久  
 昨天落地  
 今天清关  
 然而，它依然在路上……



## 吃面

□刘婕

吃面对北方人来说太平常了，平常到可做一日三餐，亦可做临时加餐。尤其是有了方便面之后，吃面更是方便至极。

对于父母都是农民出身的我，还未上小学，就会做手擀面。上世纪八十年代挂面、方便面还没普及时，吃面一律靠手擀。妈忙地里的活没时间做，奶奶虽能和面，但因上了年纪擀不动。我也不知啥时候学会了用擀面杖擀面。面板放炕上，站在炕前擀面的我够不着，得踩着小板凳，或者跪在炕上擀面，越擀越熟练，擀得爷爷奶奶逢人就夸。如此以来，我就更爱擀，一直擀到了挂面，擀面杖才被束之高阁。

但对吃面，我却并没有好感——刚出锅吃，烫；稍放一下吃，坨了。

儿子小的时候，公公来帮忙看孩

子。每天早上，一家人都会被虾酱的怪味熏起来——老爷子爱吃虾酱面。面下好了，他端一大海碗，有时还剥几头大蒜，吃得那叫一个山呼海啸，吸溜面声、呼噜喝汤声、咔嚓嚼蒜瓣声，如雷贯耳，很多时候老公也会加入这个和声。我和儿子看得目瞪口呆，躲得远远的，娘俩各挑一根面条，慢慢一节节吞着。

公公不在家时，我就教老公试一下吃面不出声。老公怒目圆睁：“吃面不吃出个响声来，还能叫吃面？”好吧，这不是一代人能解决的事儿。

儿子上幼儿园后，公公回老家了，家里的虾酱味终于没了。老公送儿子到幼儿园吃早饭，嘱咐我给他下碗面。他回来时，我如约奉上一碗面。他吃惊地问：“就一碗面？”“对啊，我不吃。”他好像要说啥，又生生咽了回去。

就这样，儿子幼儿园顺利毕业。某天和大姐姐偶然聊起来，我说他兄弟就爱吃白面条。大姐姐瞪大眼睛：“不做卤子？”我说：“对，不做。”大姐姐五官几乎变形：“那怎能咽下去？！”我看这架势差点夺门而逃，幸亏老公笑着打圆场：“碰上个拙老婆，有啥办法，习惯了。”

上个月，老公过生日之前，我找了好多地方，买到了一根长擀面杖，早早和好了面，摆好把式。老公吃惊地说：“咱能做就做，不能做有挂面。”待到我熟练地擀面切面，老公目瞪口呆：“你啥时候学的这个？”我能说我没上小学就会了吗？佐以虾酱鸡蛋蚕豆卤后，某人吃得山呼海啸……

世上的事啊，只有不用心，没有不应该，就像没有一直排斥的味道，就像我想给你做碗面，并且陪你吃。

## 知交半零落

□钱晓敏

年岁渐长，每每独自和家人过年，仿佛都是罪过。从三姑六婆的围堵中厮杀出来，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越发惆怅——一年年过去，我们很多人却依然孑然一身，这如何不让人感叹。

从什么时候开始，日子变得越发不禁过了呢？记忆里小时候一起长大的伙伴们，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在一间屋子里挤得满满当当，亲密无间地笑闹了。那个没有互联网，说话基本靠喊的年纪；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玩着手中的游戏机，热血沸腾的日子；打开录音机，疯狂地跟着节拍乱跳的时期……就这样静悄悄消失在光怪陆离的生活里。

那些小时候一起玩耍过的街巷、河流，如今再也找不出一丝过去的痕迹；

攀爬过的大树和墙壁，已不复存在；就连曾经呆过的学校，也只留下满园的荒草，如烟尘般消失在空气里。就像做了一场梦，梦里朗朗的读书声，宽阔操场上挥洒的汗水，所有的记忆被装在一个个五彩气泡里，用手轻轻一碰就幻灭。

如今，多年不见的老友相见，寒暄过后便只剩尴尬的沉默。彼此的境遇不同，层次渐显，所能谈论的也不过是曾经那段一起同行的路。并且随着时光流逝，剩下的那点共同话题也会被愈发深刻的分界线切割地支离破碎。

曾经约定好的相聚，开始每一年都会缺那么一两个，慢慢地越来越少，最后就只剩了自己。一次次的相聚里，有人结婚，有人生子，甚至开始有人离去，

忍不住心痛、惋惜。曾经的知交散落在各地，像风一样将属于我们的青春吹散，不留一丝痕迹。

有人说，当你开始喜欢回忆从前，喜欢听老歌的时候，那就是老了。是啊，一晃眼，快进入而立之年。时间竟过得如此之快，仿佛前一秒我们还依偎在父母身边撒娇、淘气，眨眼就已成家立业、结婚生子，这变化快得让人措手不及，生生变成无端从心底生出的酸涩。

我只希望，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把散落在风中的青春，全部收归心底，可以让我将它刻画得更加令人难以忘记。当老去的时候，可以闲散地坐在温暖的阳光里，一边微笑，一边回忆。

